

雪域高原中的自由灵魂

王东梅



尽管脸庞被一层厚厚的尘埃覆盖，但灰头灰脸下仍清楚看见他那精致的五官和深邃的双眸。他，洛桑加措，我在雪域认识的朋友。和他接触后，我才知道原来洛桑和他周围的藏人一辈子就洗澡3次。

藏人有许多我们不可思议的生活哲学，这些都是他们顺应雪域严峻环境的一种生活智慧与变通。一辈子只洗澡3次就是其中一种。

我们藏人一生中就只洗澡3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还有逝世的时候。洛桑加措告诉我。对他和许多藏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藏人，雪域高原中最自由不过的魂。

这对生活在南方的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进行藏族家访时，当接待我们的年轻卓玛达娃拉姆也提及他们一生洗澡3次的生活方式时，我还多次尝试半纠正半求证地询问：是不是啊？你是说一个月还是一年？

可，这卓玛却不缓不急地告诉我们，由于西藏雨量不多，加上高原地带很难取水，所以藏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至于为何选择出生、结婚和死亡，则是因为这3个人生阶段是神圣的，因此必须得以干净的胴体来迎接。

达娃告诉我们，虽然西藏地势高，

离太阳又最近，但是，也由于高海拔和山区空旷的关系，因此他们基本上是很少流汗的。

达娃说，其实老一辈的藏人确实过着这样的生活，其中，她的父母一辈子真的就没什么冲凉，而一些和她年纪相仿的卓玛也都这样。

只是，我念过书，所以我一个礼拜冲凉一次。每天早上也会洗脸，也知道要涂抹防晒霜。

确实，达娃算是藏族家访中见到最白净的藏族卓玛，不过，她一周才冲凉一次也已经让我们这些外地游客感到不可思议。

家访期间，我看见一群脏兮兮的小孩在嬉戏，当下我的好奇有些不礼貌：可是你们不怕细菌吗？

达娃就说，这多亏了藏人身上的银饰。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藏人们从古远年代开始就知道银饰有测毒杀菌的功效，小孩儿哪受伤流血了，只要将银饰放在伤口上，便能止血杀菌；若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只要拿银饰放在水里，再让小孩服用便安然无恙。

再来，由于少洗澡，藏人有一层层体脂护身着，抵抗力也更强，反之过度干净或许不适合藏人应付如此恶劣的环境。

无疑，雪域环境确实给了藏人们挑战，但是，却也让他们找到了应对的求存能力，一如上天给了他们困苦，却也给了他们信仰。

我们藏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沿途走着，达娃多次表示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他们带来现代化，其中井水就是例子之一。

我很好奇为何有了井水了，藏人却不更频密地洗澡？

达娃微笑着回答：觉得没有必要就不会洗澡的。何况井水可以拿来煮食和耕作啊！

她回答得自然坦荡，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我却再度因为自己的无礼与无知而感到不好意思。不是吗？水源对内地人来说，是何等地习以为常，以致我们从来不会好好珍惜水源。

藏人珍惜资源的态度是我们不及的，也因如此，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惜福，也比我们更会知足。

结束这个话题时，我们到达娃的家作客，然后品尝她自制的糌粑。期间，我们都不敢浪费，却也不敢多吃，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主粮是何等地得来不易。

看着眼前的达娃，我自忖：天啊，怎么我就是觉得她比我干净得多？

我们的发肤就算再干净，自我内在恐怕也始终不如藏人般干净纯洁。我们就算再怎么注重卫生清洁，内心却也始终远远不如藏人般透彻明净。看回眼前的卓玛，她双颊被太阳晒出的高原红煞是好看，也不见脏。

依稀记得，临走前，我在犹豫着包包里的湿纸巾和消毒剂要不要留给她们，那是我上了达娃家厕所（严格来说只是坑洞）后的想法。但是，灌输我们城市人的卫生概念适合吗？再来，我们真的就比藏人干净吗？



邢家巷

李虹辉

张家界的邢家巷
被诗人刘年写在一首诗中
让我有些恍惚
像在时光中唤醒的记忆
那年我当知青下乡的地方
离邢家巷两公里
一个小集市
有乡村供销社和一家面馆
斗笠及背篓
在眼前晃来晃去
不远处的天门山
仿佛贫困中我仰望的天堂
有时清晰无比
有时云雾缭绕
诗歌中还写到了造纸厂
我就会想起
以前的一条水渠
流着白色泡沫和刺鼻的气息
听刘年说现在已建起了一
家豪华酒店
门口有穿旗袍的服务员
他所呈现的邢家巷
比历史更要虚幻
那时候我肌肉紧绷
偶尔去集市就奔那家小面馆
每次从里面出来
一抬头就跟天门洞
迎面相撞——
这是当年我能看见的
最简单的幸福

巴拿马

500年历史的世界级都会

·
·

王淼



巴拿马城商业区高楼林立

的大量金银财宝转运回国。

然而，快速崛起的巴拿马城却在150余年后的1671年1月28日被威尔斯海盗放火彻底烧毁了。仅仅两年后，新巴拿马城便在旧址西南8公里处的海岬上冒现出来，那即是今天的旧社区，而大火残留下来的废墟犹在，成了颇受游客青睐的旅游景点——老巴拿马。旧社区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巴拿马城的发展可绝非一帆风顺。当英国私掠船的船长于1739年摧毁加勒比海边的波托韦洛港时，西班牙人的陆上商贸之道大受打击，巴拿马城也顿时失去了其重要性，直

到1850年代，贯穿地峡、连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铁路完成后，才重拾昔日光芒，尤其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吸引了大量东部淘金客为了避开中部不太友善的红印第安人而涌到巴拿马，乘火车到太平洋再续程前往目的地，给巴拿马城制造了无限商机。

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的统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巴拿马城以这新兴国首都的地位获得特别关照而加速发展。当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竣工并开放通航时，坐落在运河边的巴拿马城更是如虎添翼，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商业和贸易中心。



火车行驶在巴拿马运河边



卡梯岛乃群岛之一，岛上住着巴拿马硕果仅存的原住民库那人。



简陋的摩托舢舨，是岛民往来岛屿之间的交通工具。



巴拿马城是巴拿马的首都，虽然只有45万人口，却是个世界级都会，脱苦门国际机场乃中美最大最繁忙的机场。

巴拿马城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个只有320余万人口的小国的兴衰史。

1519年，西班牙征服者达维拉在这儿开辟居地，成为日后征服秘鲁印加帝国的出发点，也成为美洲历史上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商贸之路上的转折点，见证了西班牙人从美洲大陆掠夺